

陈耀文和他的《天中记》

冯惠民

一、陈耀文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述

陈耀文，河南确山人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，诸书罕见记载。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刊《乾隆确山县志》卷三“人物”有传。传云：“耀文字晦伯，号笔山。生而颖异，日记千言，目数行俱下，乡里号为神童。年十二补邑庠生。登嘉靖庚戌（二十九年，1550）进士，授中书舍人。官有余闲，得博极群书，自经史外，若坟典丘索，奇文奥字，以及星历术数，五花八门，无不毕览。时有撰造，或思不属，夜辄梦一叟共相拟议，盖鬼神通之也。陞工科给事中，慷慨时事，数上危言，忤时相意，谪魏县县丞。量移淮南推官，宁波、苏州同知。迁南京户部郎中、淮南兵备副使。淮阳多盗，其里中豪甘其利，为逋逃主，耀文擒治之，民为立德政碑。寻升陕西行太仆寺卿。耀文因倦游，不乐边塞，遂请归。有指挥馈以造船余金千两，麾而却之。抵家杜门，日以著述为事。初不问家人产，即干旄在门，犹高卧不起。年八十二卒。”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铅印本《民国确山县志》卷十八“人物上”所载与上引相同。《明代传记资料索引》云耀文“由中书舍人选刑科给事中”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三《经典稽疑》条称耀文为“万历庚戌（三十八年，1610）进士，官至按察副使”，均不知何据。耀文登进士第，《明清进士题名录》亦云在嘉靖二

十九年。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云万历庚戌，上下相差六十年，显系误记。其证据是：《明史·陈幼学传》云：“幼学万历十七年（己丑，1589）进士，授确山知县”；又云“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犯法”，幼学“立捕治之”。可见远在万历庚戌之前，耀文已经是陕西行太仆寺卿，此其一。就在幼学举进士的万历十七年己丑沔阳陈文烛所撰《天中记》序，已有“同先奉公举嘉靖庚戌进士”之语，此其二。足证耀文登第之年，确在嘉靖庚戌二十九年。

陈耀文的著述，除《天中记》六十卷以外，见于《明史·艺文志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者，有考证诸经古义的《经典稽疑》二卷，订正杨慎《丹铅录》的《正杨》四卷，随阅随钞、杂录诸书新异之语的《学圃宪苏》六卷，又有《花草粹编》，采掇唐宋歌词，搜集繁富，编次得体。此外尚有《学林就正》四卷、嘉靖《确山县志》二卷。在盛行心学的嘉靖、隆庆年间，陈耀文能不同于流俗，博览群书，潜心于搜辑考证，致力于实学的研究，确是难能可贵的。清永瑢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云：“明代博洽推杨慎，起而与之争者，惟胡应麟与耀文。”以陈耀文的《天中记》观之，此论当非溢美。

二、《天中记》的命名

陈耀文籍贯确山县，汉置朗陵县，以朗陵山为名。后魏改安昌县，隋改朗山，宋改确山，确山在明代属河南汝宁府。陈文烛《天中记》序云：“汝南有天中山，陈晦伯先生记类书而系之，盖著作藏名山之意云。”清永瑢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云：“《天中记》六十卷。以所居近天中山，因以为名。”这样解释《天中记》一书命名的来历和缘由，固然是可信的，但是，汝南地处山区，名山不只天中，陈氏为什么独以天中名书，恐怕还有深意。

《天中记》卷七“山”类“天中”下引宋刘敞（字原父，号公

是，有《公是集》）的话说：“豫州天地之中，而汝南又为豫州之中，故汝宁北三里有山名天中，一名天台，云古测影植圭，莫准于此。”这就是说，《天中记》一书的命名，不仅是因为陈氏所居近天中山，而且考虑到天中山处于天地之中，其书又类记天地之事，宜于藏之名山。

三、《天中记》的编撰

由于对陈耀文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，《天中记》又没有撰者序跋，所以对《天中记》的编撰情况也了解很少。隆庆己巳（三年，1569）十月李蓑序云：“陈晦伯夙负奇资，长多逸思，手不停披于六艺之书，目不辍眊于百家之说；事有所闻，虽远道其必致，意有所属，虽鄙屋其必详。伺晓忘曛，然膏续晷，盖自登第迄今，历二十年而乃成此书。其力诚强，而其心诚专且恒也。”从李氏作序的隆庆三年至陈氏登第的嘉靖二十九年，略符二十年之数，所以《天中记》的编撰应该开始于嘉靖二十九年。但是《天中记》的完成，却不能定于隆庆三年，也就是说，从嘉靖二十九年开始，经过了约二十年的编撰，《天中记》虽规模初具，却并未完稿。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：（1）李序在谈及《天中记》分类多少、分卷多少时，类、卷下皆空两字，说明李氏作序时，《天中记》还没有编定，系先有序，后成书。（2）万历己丑（十七年，1589）陈文烛序云：“稿凡四易，为之者劳，观之者逸”；又云，陈耀文“少年登第，给事琐闼。甫至强壮，高卧嵩阳，絀金匱石室之藏，探石函金简之文，所窥弥博，所习弥多”。据此，陈耀文“甫至强壮，高卧嵩阳”时仍在编撰之中，按文意，“高卧嵩阳”当指告归之后。（3）陈氏《花草粹编》自序云：“邑侯太初谓《天中记》百卷，未便刻成，此帙无多，宜先付梓。”末题“万历癸未冬日”，即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。既云《花草粹编》“宜先付梓”，又漫称《天中记》百卷，皆尚未定

稿之证。(4)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云：“今行本皆为六十卷，当是最后定本。惟初印者，卷五十以后未编卷数，卷数作墨钉，后印本始统次第为六十卷。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有隆庆本，为五十卷，或是最早印本，然非刻于隆庆，殆因李蓑序致误也。此本六十卷皆编卷数，为后印，且有补版，复有增益，如卷一之末补刻张衡《周天大象赋》是也。”既然先印之六十卷本，卷五十以后仍未编卷数，那么只能说明，《天中记》刊刻行世以后，陈耀文父子仍在增益补正。《天中记》一书凝聚了陈耀文的毕生精力和心血，所谓“稿凡四易”，当是事实。

四、《天中记》的类目和编排

屠隆序云：“晦伯所为记，悉罗古今之所恒有，而又能广搜耳目之所不及见闻，琅函云笈，奥书秘典，往往而在。”清刻本洪亮吉序云：“《天中记》一书综括四库卷帙而成。其载天地人物、草木昆虫，无所不备，而又类族辨物，扼其要领，使读者手不停披，神不知倦，洵千古绝无仅有之书，亦千古来万不可少之书。”这是明清学者对《天中记》的评价。今天看来，《天中记》内容广泛，类目众多，不仅是明代类书中的佼佼者，而且在古代类书中也是很有特色的。

《天中记》的类目有八百个。大致以天、地、人、物的顺序排列。属于“天”的类目如日月星汉、风雷雨电、云雾霜雪，以及阴阳历律、四时节令等；属于“地”的类目如山石阪洞、江河湖海、溪津浦泉、井池薮渠以及冰火地震等。有关“人”的类目既多且杂，几乎应有尽有。反映与历代统治者有关的类目如三皇五帝、帝王后妃、太子亲王、诞圣符命、都邑郡县、楼堂馆阁、门屋斋厕、花囿园圃、公廨邸驿、市井村落、道路关塞等，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官职，也一一立目；反映人际关系的各种称谓的类目如父母兄弟、叔嫂姑舅、侍妾奴仆、师友宾妓以及人的长短肥

瘦、美丑善恶等；反映人体器官及感情变化的类目如头面眉目、眼耳口鼻、唇齿舌发、手足心骨、肝胆肠腹、喜笑哭愁等；反映人的品行、个性、涵养、情操的类目如圣贤忠孝、勤俭奢贪、敏惠佞傲等；反映人的文化生活方面的类目如诗书礼乐、文赋诗骚、笔墨纸砚、射御数相、棋琴书画、礼仪婚丧、佛僧尼道、隐医巫幻等。属于“物”的类目也包罗很广，不仅有同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有关的各类物品，而且有生物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等。小至钗钏笄粉、蚊蝇虱蝎，花鸟鱼虫，大至松柏榆桧、马牛驴骡，飞禽走兽，无所不包。

要把这样繁多的类目，编排得秩序井然，并非易事。陈耀文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，把内容相关或相近的类目，依次分布于各卷之中，使同一卷的若干类目相对独立，卷与卷的类目又互相关联。如：卷一为天、日、日蚀、月、月蚀，卷二则为星、汉、风、雷、电、云、雾；卷十三为都邑、州、郡、县、城、宫、殿；卷十四则为楼、阁、閤、阙、观、庭、堂、宅、亭、馆；卷五十四为鹿、羊、犬、猪、猫、鼠，卷五十五则为马、牛、骆驼、驴、骡。

在类目之下，又逐一列出具体的事目，或称细目。事目的多寡因每个类目所包含的内容及具体情况而异，少数类目仅有事目数个或十余个，但一般在数十个乃至一二百个。在同一类目之下，众多事目的编排顺序，又体现了先虚后实、先抽象后具体的原则。如卷十“泉”类，首目曰“异名”，并引《尔雅》、《诗序》解释泉的不同称谓，如“正直上出曰槛泉，从上溜下曰下泉，涌出曰渍泉，侧出曰洿泉”等等；其后才是具体的事目，如太公泉、盗泉、温泉、拔剑泉、五帛泉、酒泉、贪泉、聪明泉、狂泉、梁泉等等。又如同卷“井”类，首目曰“解”，下引《释名》“井，清也，泉清洁者也”，引《易传》“井，通也，物所通用”，等等；其后才是老子井、贾傅井、通仙井、绿珠井、七

靖井等，以及同井有关的人物、传说、史实和掌故。

为了醒目起见，《天中记》的事目皆有标识，或作黑地白字，或作黑字加框。读者只须由类及事，便可查得有关资料，检索并不困难。陈文烛所谓“为之者劳，观之者逸”，便与《天中记》的类目和编排有关。

五、引文翔实有据，间加考证

在每个事目之下，往往引用一种或数种各类古籍中有关这一事目的原文及注释。这些原文大都原原本本，般般有据，几乎没有臆改的痕迹。每条引文，或于文前，或在文后，逐一注明出自何书。引文翔实有据，使《天中记》的内容大都准确可信。如，《天中记》卷一“天”类第一目：

〔五号〕《尚书说》云：天有五号：尊而君之则称皇天，元气广大则称昊天，仁覆愍下则称旻天，自天监下则称上天，据远视之苍苍然，则称苍天。《周礼疏》

其下“四名”目则引《尔雅》“春为苍天，夏为昊天，秋为旻天，冬为上天”以及李巡对这段文字的注释。又如卷三“雨”类“雨官”下引《真诰》云：“张元宾得仙，入华阳洞为理禁伯，其职主水，盖雨官也。”《天中记》引文，不拘长短，概予注明，这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方便。

《天中记》引文翔实有据，不像明代书估那样妄加窜改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《天中记》引书多达数百种，这些古籍本身难免有记载失实或彼此矛盾之处，在传抄、刊刻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文字上的错误。在遇到上述情况时，陈耀文便酌加按语，进行考证，既胪列异说，又附以己见。这是历代类书中少见的。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说：耀文“所学虽驳杂不纯，而见闻终富。故所采自九流缙纬以逮僻典遗文，蒐罗颇广，实可为多识之资。每条间附按语，如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之解诞字为生，《水经

注》之以苗茨堂为茅茨堂，《世说》注以钱唐为钱塘，《唐逸史》之记孙思邈年代舛错，《新唐书》之载安禄山死日乖互，皆为抉摘其失。又向来类书之沿伪者，如《合璧事类》以狄兼蕃为魏蕃，《锦绣万花谷》以浮图泓为一行，《事文类聚》以刘溉为到溉，《万卷精华》以晋建元元年为汉武帝，孔氏《续六帖》以三阳宫为道暑宫，皆一一辨证。尤能于隶事之中，兼资考据，为诸家之所未及。”

六、引书繁富，多存古本

征引繁富，这是大多数类书的共同特点，也是其史料价值所在。《天中记》800个类目，每类之中，少则事目数十，多则逾百；每个事目所引古籍，有多至三、五种者。其引书繁富，多达数百种。其所引文字，有的与今本不同，可供校勘；有的详于今本，可供补史；有的溢出今本之外，可以辑佚。如《天中记》卷一“天”类、“星”类多处引用张衡《灵宪》。《灵宪》载于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，二者相校，《天中记》所引，有不见于《后汉书》者，陈氏或另有所本。卷十九“贤妇”类“复仇”下引《吴历》文，亦较《三国志》注为详。又如《天中记》卷十七“父母”类“嘲父”下引《朝野僉载》：“陆庆余为洛州长史，善论事而谬于判决。其子嘲之曰：‘陆庆余，笔头无力嘴头硬，一朝受辞讼，十日判不竟。’送案褥下。庆余得之曰：‘必是那狗！’遂鞭之。时嘲之曰：‘说事则喙长三寸，判事则手重五斤。’信有之矣。”《朝野僉载》有由《说郛》派生的一卷本和根据《太平广记》辑录的六卷本两个系统；赵守俨先生点校的《朝野僉载》是目前最完善的本子，书后补辑佚文九十余条，而上引“陆庆余为洛州长史”云云，不见于该本，说明亦是佚文。因此丁丙《万卷精华楼藏书志》云，屠隆所校《天中记》六十卷之本，“人所罕见，最为难得，其中多存古书。”这种多存古本的

情况，大多见于唐宋以前的旧籍，如《东观汉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唐语林》、《朝野僉载》等；至于那些零篇散帙以及古本今本的详略异同，我们便难于列举了。

七、《天中记》的缺点和不足

第一、内容上的遗漏。按《天中记》的体例，每个事目之下，应把各类史籍中有关这一事目的记载，如各种称谓、人物事迹、历代掌故等搜罗无遗，然而这是很难办到的。范守己《曲洧新闻》指出，《天中记》卷十“浦”类没有青浦、黄浦等水；卷五十八“鹤”类没有浮丘翁、王子晋、丁令威、许亚卿四事。古代仙人浮丘翁同王子晋吹笙骑鹤游嵩山的传说，汉丁令威化鹤归辽的故事，都是人所共知的，按说不应遗漏。对此，四库馆臣云：“夫天下事物无穷，一书卷帙有限。自有类书以来，未有兼括无遗者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帙盈千，其未录者尚不知凡几，况此五六十卷之书乎？是固不足为耀文病也。”虽说有所遗漏不足为病，但连常见的典故都漏掉了，毕竟是美中不足。

第二、事目取列不严，有的难于查找。《天中记》的事目，或取之于人、物的各种称谓，或取之于传说、故事、典故、轶闻，但有些事目是根据古人的阐述、议论归纳出来的，有的则泛引古代字书对某个类目加以训释。这后一部分事目便缺乏严格的立目标准，几乎无法查找。如王彪《天賦》云：“溥为地盖，浩作星衢。”《天中记》便于“天”类列“地盖星衢”为目。此外，《天中记》中，引文同事目不符、有引文无事目者，亦间有之。

第三、体例不一，间有讹误。《天中记》的引文出处，或注书名于前，或缀书名于后；所加按语，多数另行低二格排印，有的却紧接引文刊刻，使引文同考证相混。缺字、误字以及书名、人名方面的错误，也时有发现。

第四、有些据他书转引的古本文字，未加注明。如卷十“湖”类引《语林》“褚公游曲阿后湖”，出自《御览》六十六；卷五十八“雀”类“识雀音”条引《论语疏》，出自《海录碎事》。卷十七引“陆庆余为洛州长史”事，未详引自何书。虽系古本文字而出自转引，陈氏又不注明，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。

八、《天中记》的版本

《天中记》的版本，主要有五十卷本和六十卷本。

《郎亭知见传本目录》著录有隆庆间五十卷本，当系最早印本。但据李蓑序所云“盖自登第迄今历二十年而乃成此书”，则不可能有隆庆刊本；所谓隆庆刊本，很可能是因为李序作于隆庆己巳（三年）而致误。如果上述推断得实，五十卷本亦应刊于万历年间，其为初刻之本则是确实无疑的。

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有六十卷本，当系陈氏晚年所刻足本。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云：“明刊本有二：事目作黑地白字者，原本也；事目作方圈者，翻刻本也。”据此，六十卷本又有原本、翻刻本之异。至于原刻及翻刻的具体年代，诸书记载不一，又不详其准确依据，这里只能存疑，以俟另考。

除了上述诸本之外，尚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光绪间闽侯林氏听雨山房重刻本，光绪本有洪亮吉撰序。其中又以清刻本为佳，广陵古籍刊印社近已据此影印。

本文所依据的是中华书局藏明刊本，前有屠隆万历乙未序、陈文烛万历己丑序、李蓑隆庆己巳序。每卷卷首题“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纬贞甫校”。事目作方圈。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所举北京大学藏明刊本无屠隆序。《抱经楼藏书志》所录明刊本卷首题“男龙光校”。同为明刊，歧异若此，未知何故。一般说来，明刻六十卷本今已难得，又比较接近原貌，堪称善本。四库本、清刻本虽然沿袭了明本中

的错误，并在传抄、刊刻时又发生了一些新的错误，但是这两个本子仍有其参考价值。这主要表现在：明刻本有引文无事目，或事目同引文明显不符者，四库本、清刻本偶有改正；明刻本有不少用墨钉标识的缺文，四库本、清刻本多予补足；在文字上也有一些异同。如明本卷七“山”类“弇山”下引《穆天子传》“西王母□□□再拜受之”，清刻本补入“座昆仑”三字；卷二“风”类“海风”下引《图经》曰“海道之险曰痴风、曰黑风。痴风之作，连日怒号不已，四方莫辨；黑风则□□□□天色晦冥，不分昼夜”，清刻本补入“作瘴气冲”四字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书目文献出版社

《王渔洋先生年谱》出版

伊丕聪编著的《王渔洋先生年谱》，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谱主王渔洋（1634—1711），名士禛，清初著名的文学家。一生热心著述，有《带经堂集》等三十余种二百七十多卷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。《王渔洋先生年谱》记述王渔洋一生的历史，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。附录有《王氏世系表》、王渔洋佚著《手镜录》以及《王渔洋先生著作及研究论文目录》、《王渔洋先生主要诗作及著述编年表》等。这部年谱既是研究王渔洋本人的工具书，也是进行清初历史、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。

该书作者伊丕聪是山东桓台县马桥乡农民。他幼时经常听老人们讲述乡贤王渔洋的传说、故事，高小毕业后便开始搜集王渔洋的轶文轶事。1978年以来，为了广泛搜集资料，他足迹踏遍济南、扬州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并先后去一些大学拜师求教。十几年如一日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，白天劳作，晚上写作，孜孜不倦，日积月累，终于编撰并完成这部年谱。此书出版后，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与好评。

• 张书才 •